

拥抱家族

[日] 小岛信夫等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拥 抱 家 族

〔日〕 小島信夫 等著
 龚志明 等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91年·哈尔滨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 沈海滨

封面设计: 赵冬明

拥 抱 家 族

Yong bao Jia zu

〔日〕 小島信夫 等著

龚志明 等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 179 号)

哈尔滨龙华印刷厂制版 哈尔滨龙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 印张 7 10/16

字数: 150,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4,500

ISBN 7-207-02104-6/I · 374 定价: 4.2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原本很幸福的家庭。由于丈夫长年在海外奔波，家里便只剩妻子时子一人独守空房。这种生活一直持续着。终有一天，一个美国青年闯进了时子的生活中。两人频繁接触起来。一次，丈夫偶然听说妻子有不贞行为，于是这个看似幸福的家庭笼罩上一层将要瓦解的阴影。丈夫的愤怒与妻子的生活的苦涩交织在一起。不久，妻子患了癌症住进了医院。此时，丈夫似乎领悟到了什么。他原谅了自己的妻子……

该作品为日本作家小岛信夫所著，曾获日本著名文学奖——谷崎润一郎文学奖，由此原因，该书收录了谷崎润一郎一作品，以供广大日本文学爱好者欣赏。

注 意

- 1 借书到期请即送还。
- 2 请勿在书上批改圈点，折角。
- 3 借去图书如有污损遗失等情形须照章赔偿。

京卡 0701

2B464 / 114

出版说明

《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浙江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等七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目的是使我国读者对日本近现代文学中主要流派代表作品的概貌能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明治维新(1868)以后，日本实行开放政策，小说、诗歌和戏剧在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学，探索文学的新方法，创造了具有民族风格的近代文学。从近代文学产生到今日的当代文学这一个世纪中，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无不在日本文坛搬演一遍。在近代文学中，反映明治时代社会生活的早期写实主义小说，追求个性解放但又缺乏叛逆精神的浪漫主义文学，强调描写纯客观真实的自然主义，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白桦派，注重探讨现实人生而又讲究技巧的新思潮派，象征主义诗歌与新感觉派手法——日本第一代现代主义文学等，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苏联十月革命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革命现实主义杰作，揭开了日本文学史新的一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文学随着文学创作反

映生活的日益广阔和深入，一些作家在创作中试图进一步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汲取一些艺术手法，用以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一批具有各类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阔步文坛。他们努力探索文学的现代感，在审美观念上有些新的开拓，显示出不同于过去的新特点。

民主主义文学运动汲取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留下了新的轨迹。

“社会派”现实主义文学和“社会派”推理小说，以宏伟的生活场景，五光十色的社会世相，生动地展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纵横交错的矛盾斗争，以及各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触及战后的社会问题，抒发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战后流派文学的特点是：除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和“战后派”（各类现代派）初期的文学外，基本上不再采取战前那种文学团体和同人刊物的方式，从而他们的流派特点，不如战前鲜明，有的难以划分。因此，个别作家只能根据其创作倾向的主要方面，暂且归在某一流派之中。

日本流派文学作品，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在目前情况下一时还无法全部翻译出版。因此，这套丛书暂时只能先选出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总之，由七家出版社联合出版一个国家的流派文学代表作，在国内尚属首举，缺乏经验。尽管我们准备充分发挥编辑委员会和各家出版社的有利因素，力争使这套丛书在选题、译文、序言和装帧等方面都达到高水平，但

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随时给以指正。

《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录

拥抱家族·····	小島信夫	著(1)
	龚志明	译
金与银·····	谷崎润一郎	著(165)
	王凤林	译

拥 抱 家 族

小島信夫 著

樊 志 明 译

大 本 肆 肆

大 本 肆 肆

三轮俊介象往常一样想道：自女管家道代来了以后这个家脏乎乎的。

丢下家中的活儿不管，一早就躲进厨房里边喝茶边谈笑，就是客厅也还是昨晚那副样子。爱清洁的时子今天也忘了管束道代。

自己家的厨房不能是这副样子……

当俊介快快不乐地出现在厨房里时，只是声音还很温和：

“喂，时子，上次跟你说的出去旅行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一起去好吗？”

时子从俊介身上移开视线，对道代说：

“道代，这个人说要带我去，真是新鲜事儿！”

随后，时子又断然说：

“谁愿意去啊！跟他即使只是两个人在一起也毫无意思。”

“太太，您要去啊！我这号人没有丈夫，所以真羡慕。中年夫妇出门旅行不是挺好的吗？”

道代娇声娇气地说道。一听这中年妇女的声音，俊介又觉得这个家脏乎乎的。

“只住两宿呀。讲演一结束，就我们两个人了。”

“我不干。这个人去美国时人家说好要他带夫人去的，可他一个人去了。”

道代装做没听见时子的这番话，说道：

“不过，我要是这样受邀请，一定会满口答应一起去了。”

妻子时子尖声笑起来：

“倒是下回买辆车子，自己驾驶，搭上大家，我来带你去。”

“啊，汽车旅行也挺有意思的吧。”俊介随声附和道。

“你看家，坐上乔治、道代、良一和典子，车子就满座啦。”

“乔治该起床了吧。”俊介说。

“这件事你就不必介意啦。他是我托道代请她领来陪孩子的。”

“可也是。”俊介苦笑道。“不过，我是这家的主人，是负责人嘛。”俊介尴尬地继续说道。

“可是，喂，道代，在美国大概由妻子负责管家吧？”时子说。

“那倒是的。不过正经的时候丈夫可疼爱哪！”道代回答说。

时子露出一副不满的表情。

比俊介个儿高不了多少的一个二十三岁的士兵来到了厨房。还是室内通着暖气的有点寒意的季节，可他只穿着一件无袖运动衫，浅咖啡色的头发剪成了平头，本来就很小的脑袋显得格外小了。一眯缝那绿色的眼睛，就暗示着他要做什么滑稽的事儿。胳膊很粗，汗毛亮晶晶的，总的来说很温和，作为家里见到的美国人来说倒不怎么感到抵触。

道代对时子说：

“听说这男孩只因想在圣诞节来这个家，不知不觉把休息天搞错了一天，进了禁闭室。”

“这儿他满意吗？”

“那当然喽，将在日本的一个规矩家庭中受到款待嘛。虽然有点儿吝啬，可会给府上拿各种各样礼物来吧。”

“哪吝嗷呢！”

时子是个比俊介大两岁的身材高大的女人。不知是什么时候买的，穿着一件男式粉红色毛线衣。她也朝乔治挤了挤眼。从挤眼儿来看，这男人知道自己被她们谈论着。

“小弟弟，跳一个查尔斯顿舞给他们看看。”道代说。

道代的妹妹是乔治的监护人角色的老外国人亨利的小老婆。

“No, I am hungry. ①”

“小弟弟你真傻！我说的不是食欲，是查尔斯顿舞呀。来，跳一个，别那么做作。”

在厨房的地板上，乔治手脚灵巧地跳了起来。

刚结识时子的那会儿，时子曾在公寓的铺席上为俊介表演过查尔斯顿舞。俊介一面想着那件事一面站着看着这位外国人跳舞。本来是叫那个亨利来玩的，可是来了这个青年。他来家快一个月了，打算呆到什么时候呢？

“唷，跳得真好啊！”妻子说着站起身来。“来来，我请客，给你做点前些时候你做给我吃的黄油炒蛋吧。”

俊介将这话译给了乔治听。

妻子背着身子站在案板前。每当乔治的视线随妻子移动，俊介总是一起投去视线。他按捺着自己那慌乱的心潮。

乔治说：“你知道惠特曼②吗？我在中学里学过他的诗。”

乔治夹杂着手势只言片语地说：

“我，你，朋友，成为，

我，寻找，你，

① 意思是，不，我肚子饿了。

② 美国诗人，以自由诗的形式讴歌民主、和平、进步，被称为美国民主主义的代表诗人。生于1819年，卒于1892年。

一起，说话，吃饭，睡觉。”

“啊，是‘To A stranger’这首诗呀。”

“是，是的。”乔治答道。

俊介将这首英文的原诗念给了时子听，时子都没有点一下头。

道代说：

“太太，请这男孩教你跳舞吧！”

“哎呀，改日吧。”

道代随后让乔治唱了一支《支那之夜》。

“歌词姑且不说，还是个左嗓子哩！”

妻子说道。俊介自己唱给她听了一下。唱着唱着，他渐渐地入迷起来。

“喂，别唱了！别这样瞎陪着我们，出门去或者干你的活去。那么大年纪了，就是自以为年轻也已经四十五岁啦！”

俊介站起身来。

见妻子还呆在那儿不动，俊介从隔壁屋子喊道：

“来一下。”

“什么事呀？”

时子勉强走了过去。

“你不去旅行这我知道了，可车子一时还买不起呢。你拿到了驾驶执照，真对不起你啊。”

“是为了说这种话叫我来的吗？”

俊介突然觉得没有地方可去了。他一面为自己那么忙乎却扯开嗓子大声唱过去的流行歌感到生气，一面通过妻子的房间进书房搞他的工作——翻译去了。去书房必须通过妻子的房间。约摸一个小时以后，俊介开始做外出准备。大衣纽扣依旧掉着一颗，象尾巴一样挂着一根线。几天以前就吩咐时子钉上扣子了。俊介

站在走廊上朝厨房喊了一下道代，道代一出来，俊介就说：托你这个，今天钉不好也没有关系。

“太太，没有配这衣服的扣子吧？改日我替你钉。”道代答道。

两三天以后，俊介出门出席以家庭主妇为对象的座谈会兼讲演会去了。一边担任大学讲师一边搞外国文学翻译的俊介两年前作为日本文学的翻译介绍者出差去美国的大学，在那里呆了一年。从美国回来以后俊介常跟人谈起美国的生活，不知不觉被拉去出席这种会议了。

从这小小的旅行回来约摸过了两个星期，一天晚上俊介一进家门就听到了已经是高中生的儿子良一说话的声音：“回来了，回来了。”

打开玻璃门一来到客厅，只见电视机前还坐着中学生的典子以及乔治和时子。良一和乔治喝着啤酒。俊介笑着打了个招呼，当他想挤进去时乔治露出一表情看了他一眼，于是大家都笑了。

“瞧，是这样的！”

时子也边说边做出与乔治一样的表情。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呢？

“瞧，瞧，是吧？”

时子依旧露着那副表情指着俊介说道。得赶快回答才是。

“啊，是我的脸吗？”

俊介说着把自己的一副阴沉的面孔换成了一张笑脸。学得真象啊！他心想：是当着自己的面做这副脸相的，所以妻子没有什么坏心肠。

俊介在那儿呆了一会儿，看着那乔治又是模仿猴子又是学山羊叫的，不时发出笑声。

时子看着包括模仿丈夫在内的外国人做的各种滑稽表情放声

大笑着，但俊介听着这笑声不由得打起寒战。这笑声在刚才进家门时听来好象在鸣钟一样。

俊介在厨房吃早饭时，时子和道代在谈论去兵营内的医院探望亨利的事。

“听说给我们派辆军车来呢，太太。”

“那天我也能去呀。”俊介看着日历说，“那亨利说过去跟约翰·文在同一个骑兵队里，他们是朋友，不知道是真的吗？”

“这男孩可害怕那老头儿呢！本应进禁闭室的，多亏了他才没有受到惩罚，所以怎么也得让他三分。”

“喂，要买些礼物，或者是出发前一天一起去趟百货商店吧。”

时子对俊介说。

“啊，当然行，当然行。”

俊介点头说。俊介倒并不是想去探望，但觉得不去要丢面子的。正因为是这种心情，所以当时子要俊介一起商量着买礼物时，他松了一口气。

到了去探望的那一天。

“进花木店的时候有个男人盯着看我，真叫人讨厌。回头一看，不是一个穿着红毛线衣的学生模样的男人吗！那种年岁的人对我这种人还有兴趣吗？”

从花木店回来的时候时子说道。

俊介一笑，时子继续这样说。

“正要上车时，男人和女人不都瞅着我吗！是不是我们这个年纪穿着稍整洁一点就惹人注目呢？”

俊介回自己房间穿好衣服，套上大衣，随即手拿着花瓶来到客厅等候乔治的车子。这时重新化过妆、手里拿着花束的时子也

与道代一起出现在客厅里。时子低着头说：

“你也去吗？”

“嗯，当然去喽。”

俊介若无其事地说道，但他心想：她为什么以为我不去呢？

在到达兵营前的车子里，时子竭力封住俊介的嘴巴，一个劲地向乔治说明着沿途的日本风光。不知是对着谁的，在乔治工作的机场大楼客厅里稍事等候时，俊介想帮时子脱去大衣，但她使劲地推开了他的手。

“不过这是礼仪吧？”

“不象样子啊！”

俊介知道美国军官正看着这边儿，于是就那样默默地离开了时子的身旁。

往花瓶里插上花以后，俊介察觉时子的视线落在假装斯文地站在身旁的乔治的胸上。

“那条领带真漂亮啊！”

俊介对时子小声说道。

“领带？”时子两颊绯红。“那种东西，并不怎么样呀。”

“哪里，挺漂亮的。”

俊介又说了一遍。这时俊介突然想道：那会不会是时子买给他的呢？身边衣物自己从未买过一件、一切都交给妻子的俊介不禁目瞪口呆。

时子在寻找厕所。俊介对她说：大概是在走廊的那一头。说着在她前头走了起来。医院的走廊很长，俊介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所以边看着走廊边向前移动，不时回头看看跟在后面的时子。本来两人间隔十米左右，但这回有二十来米了。她慢腾腾地走着，装着一副对前方的自己的丈夫漠不关心的样子，不时地从走廊的窗户里眺望着外面。他进医院时记得在门口那儿确实看到过